

● 外国文学

马克·吐温对“良心”问题的反思

杨 节 之

(九江学院 外语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0)

[作者简介] 杨节之(1955-), 男, 江西九江人, 九江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摘 要]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以其幽默闻名于世。然而, 在他幽默背后的主题往往为人忽视。良心是他的主要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字眼, 为什么马克·吐温在其主要作品中一再涉及到良心? 是偶然的描写, 还是他在这方面有过认真连贯的思考? 其实, 马克·吐温是有意要展现人与良心之间的较量, 他在各个时期不同作品中评说良心, 在构思其作品时试图将荒唐、残暴和战争与畸形良心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 良心; 畸形良心; 战争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90-04

19世纪末, 美国进入了一个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一方面, 财富迅速积累, 少数人陡然变成富翁, 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另一方面, 一批以卡内基、洛克菲勒、杰·古尔德等为代表的工商界“强盗大亨”, 遵循“能骗则骗, 不能则罢”的经营之道, 聚敛钱财, 贪得无厌, 社会形成贫富悬殊动荡不安的局面; 同时, 美国政界也频频出现道德败坏, 官商勾结的丑闻, 社会风气由此一落千丈, 坑蒙拐骗, 行凶杀人的案件接连不断。马克·吐温觉察到, 社会的繁荣并没有带动人的进步, 促进人性的改善, 相反, 人性似乎变得更冷漠残忍。在金钱的诱惑下, 良心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社会道德沦丧, 良心泯灭的实例比比皆是。马克·吐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步入文坛。

马克·吐温发现, 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通过自己的善恶行为所展现出的良心有天壤之别。1876年, 马克·吐温写了一篇幽默故事《关于近来在康涅狄格为犯罪狂欢的事实》, 以期展现某些人扼杀良心的过程。故事以自述的形式, 采用了虚拟手法, 塑造出一个有形体的、独立于“我”身体之外的良心。

顿时门开了, 一个干瘪丑陋的矮子进来了。他不足两英尺高, 好像有50岁, 他的五官及每个部位都有点变形。…他脸上长着一双锐利的小眼睛, 露着狐狸般的狡猾, 还带着机警和恶意。然而, 这个卑鄙的人类垃圾不知在何处竟有一丝像我!^[1] (P.288)

这个良心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变化。叙述人八九岁时, 他的良心有七英尺高。他40岁, 良心缩小到不足两英尺高。他的良心这么向他解释:

你曾有一个大良心; 你现在的良心变小了, 我想自有其缘由。不过, 咱俩, 你和我, 都有责任。你想想, 过去你对许许多多事情都兢兢业业; 可以说, 已到了病态的地步。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你很可能不记得了。那时, 我工作热情很高, 我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让你为恶习感到苦恼, 所以我不断地责备你, 以至做得有些过分。你反抗了, 当然我就退却, 于是, 缩小一点——身材递减, 开始发霉, 并生出畸形。我变得越弱小, 你就越固执于那些恶癖; 终于, 在我身上代表那些恶癖的部位变得厚如鲨鱼皮, 以吸烟为例, 我对你那个毛病挑剔得太久了一点, 结

果我还是输了。迟至今日，当有人恳求你戒掉那一恶习，那个老茧部位似乎就扩大，并像铠甲一样覆盖我全身，他具有一种莫名其妙、令人窒息的效果，顿时，你可靠的仇人，忠实的良心，我便酣睡起来！酣睡？这还不够恰当。这种时候，就是老天打雷我也听不见。^[1] (P. 297)

马克·吐温以“我”为样板，并通过演示“我”的良心变化过程展示某种普遍现象。那就是：一些人的正义感会逐渐消失，他们的是非之心会变得越来越麻木。

人可以扼杀自己的良心，良心同样也可以置人于死地。因为良心不仅可使人饱尝内疚、悔恨的滋味，还可以在社会舆论的指责下，给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带来令人难以承受的羞辱。1899年发表的《败坏赫德莱堡的人》是马克·吐温短篇小说中描写得最为精彩和细腻的作品之一。但人们往往误以为马克·吐温的主要用意就是揭穿人的贪婪和虚伪。其实，这篇作品是马克·吐温对良心思考的一个部分，是又一篇良心与人较量的作品。

马克·吐温巧妙构思出极为可信的故事情节，用以审视良心在如何左右人的行为，强调了不可低估良心的作用。19个头面人物的代表理查兹夫妇，他们诚实正直的名声一直是他们引以为荣的资本。然而，他们似乎一直生活在接触不到诱惑的真空环境，没有对诱惑的免疫力。故事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客观因素，使这对年迈、贫穷、无子女相助的老人突然觉得一袋金币唾手可得，就这样，他们落入了陌生人为他们预设好的圈套，成为了良心的牺牲品。开始，当他们知道陌生人送来的，用以报答恩人的是一袋金币，理查兹夫妇仍显得正直坦然，表现出愿意帮助陌生人找到恩人。对于发财的可能性也仅仅是开了个玩笑而已。可是，当他们坐下来仔细思考，联想到他们的穷困处境，觉得这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是天意，并流露出偷窃的邪念时，良心立刻使他们感到不安。为了与良心和解，理查兹夫人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把他们的诚实说成是“人工所为”。“我相信这个镇的诚实像我的一样糟糕；像你的一样糟糕”，“我是个骗子，一生都是，不知不觉，别再说我诚实——我再也不会诚实。”^[2] (P. 361)

故事的发展为他们最终落入诱惑的陷阱铺平了道路。史蒂文森为他们提供了认领那袋金币所需的证词，理查兹欺瞒了妻子，承认他曾帮了古德逊的大忙，因而该享有他的这袋金币遗产。这时，良心也开始行动，责备他对玛丽说谎。然而，“考虑一阵之后——就算是谎言？那又能怎样？那又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们不总是在执行谎言吗？那么为什么不能说谎呢”^[2] (P. 366)？

在认领现场，18位头面人物，不可腐化的象征被一一剥掉了诚实的画皮，成为众人的笑柄，羞辱的对象。与其他头面人物相比，理查兹夫妇的良心显得尤为敏感脆弱，而最后的悬念几乎要将他们置于羞辱之首。理查兹如坐针毡，期待着受辱的时刻，默默地准备着说辞以求谅解，“我们太穷，我们老了，而且还无子女可依靠；…望众位开恩，别让我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2] (P. 381)。可是，情形发展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主持人伯杰斯没能再摸出认领条，两位老人欣喜若狂，以为他们的认领条被弄丢了，以为这下他们可以逃过对欺骗冒领行为的惩罚。瞬间，他们的命运便由濒临众人羞辱的境地跃居到荣誉的榜首，成为赫德莱堡“当之无愧”、“不可败坏”的诚实代表。在他们诚惶诚恐地接受这本不该有的荣誉时，他们的良心却使他们越来越不安宁。对他们“诚实”的赞美辞竟将他们的脸羞得通红，他们不得不“忍受”众人的恭贺。玛丽深有感受地说：“我原以为祝贺与赞扬总会令人舒服，可是——”圈套的设置者史蒂文森在支票的复信上承认他没想到理查德会不为诱惑所动，并对他们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而爱德华却感到其言辞灼人，“这话好像是用火写的，烧人。玛丽——我又难受了”^[2] (P. 389)。

这篇故事以良心最终得胜，理查兹夫妇不堪心理上的折磨而去世结束，其结尾颇令人遗憾。

尽管马克·吐温热衷于发现良心对人的惩罚，但他感到在现实社会中，良心很少以公正的态度褒贬是非。一些人该受良心惩罚而没受惩罚；而另一些人却因所犯的小过失被惩罚得没完没了。

马克·吐温在少年时曾出于同情，给了一个流浪汉一盒用于点烟的火柴，没想到那个流浪汉酒后滋事被关进拘留所，半夜，不慎点燃了屋里的麦秸而被烧死。马克·吐温责怪自己不该给他火柴，良心使他不安达3个月之久。马克·吐温注意到人的良心有时过于计较生活琐事，而疏于关心公众大事。他希望在大量大非面前良心能帮助人们维护社会公正。马克·吐温在旧金山《晨报》当记者时，曾遇到一

群恶棍用石块追打一个中国人,附近的一名警察不但不阻止,反而在那看热闹。马克·吐温义愤填膺,将此事写成一篇报道,结果没想到报社老板不让发表,说是怕捅爱尔兰人的马蜂窝,危及报纸的生存。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记者,马克·吐温决心与那些麻木不仁的苟且偷安者划清界限,最终他离开了报社。马克·吐温意识到,社会上邪恶势力猖獗,正义难以伸张,往往并非民众缺少良心,而是缺乏勇气所致。

马克·吐温还注意到,某些舆论宣传在迷惑人的良知。19世纪末,美国在海外的扩张在国内引起一场舆论大战。起初,战争的鼓动者并不得人心,人们凭借着良知感到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但是,少数战争叫嚣者打着“爱国”的幌子,抛出“我们的国家,是对还是错?”的口号,各家报纸,各种媒体,从教堂到学校,到处可以听到看到这种空洞的口号,要当爱国者,就得喊他们的口号,支持战争。他们把没喊他们的口号和保持沉默的人宣布为叛国者,这时,反战民众便开始分化瓦解,逐渐散伙,或转而支持战争的叫嚣者。马克·吐温坚定地站在反战反帝民众的前列,毫不留情地戳穿政客们滥用国家概念以蒙蔽群众的骗术:“谁是‘国家’?对于君主政体,国王和他的家人就是国家;对于一个共和国,人民共同的声音就是国家。”“政府不过是临时的仆人,它没有权利决定孰是孰非,谁爱国谁不爱国。”^[3](P. 108)马克·吐温发现人的良心有健全和畸形之分。有不少的人不是没有良心,而是他们的良心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是“训练出来的”,所以,即使有时他们也顺从地听任良心摆布,事情的结果也没能变得更合理公正,有时反而变得更荒唐恐怖。马克·吐温在《人是什么》一文中举出这样的实例:

有一个善良的肯塔基人,他被自己的良心困扰着。其原因就是他忽视了一项责任,准确地说,就是他没杀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个陌生人在一次殴斗中杀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人的肯塔基教养使他觉得杀掉那个陌生人,替朋友报仇是他的职责。开始,他回避拖延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他的良心不依不饶,不停地折磨他。最后,为了平息良心,获得安宁,他找到那个陌生人,要了他的命。

所以,马克·吐温认为,良心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东西,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良心。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马克·吐温着力刻画了哈克的良心。哈克的良心与汤姆的良心有明显差别。汤姆展示的是一个较健全的良心,他的良心促使他维护正义,揭露丑恶。当他畏惧邪恶,想回避责任时,良心便开始惩罚他。哈克展示的却是一个畸形良心,因为他的良心使他维护蓄奴制。虽然他仍心地善良,传统意识对他的影响已使他难辨是非。他的畸形良心使他觉得,帮助黑奴吉姆逃走获得自由是罪恶行为,是要下地狱的;而帮助华森小姐找回她的奴隶才是正当行为,才对得起“良心”。当然,哈克最终突破了畸形良心的束缚,他的健全心灵占了上风,他决定就是下地狱也要帮助吉姆获得自由。然而,要彻底摆脱畸形意识并非容易。哈克到达费尔普斯农场时与莎莉阿姨的一段对话就很说明问题:

“不是搁浅耽误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船的一个锅炉顶炸了。”

“天啊!伤着人没有?”

“没有,夫人,死了一个黑鬼。”

“这么说,还算幸运;因为有时确实会伤人。...”^[4](P. 291)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在奴隶制下,黑人仅仅是白人的财产,不但没有白人的地位,而且不算作人。显而易见,马克·吐温在强调他的观点:尽管奴隶制已成为历史,但人们的畸形意识,旧的观念,仍在延续。

通过这些例子,马克·吐温期望向人们说明:良心是训练出来的,是后天才有的。不要以为是良心就是好的,凭良心办事就一定是对的。各种畸形意识在扭曲人的心灵。一些人在良心道德的名义下从事着没有良心和道德的勾当。马克·吐温指出:“人们总以为物质财富的迅速繁荣与进步,就表明人自身的进步;其实人没进寸步,只是环境变了,他仍站在原处。”^[5](P. 67)马克·吐温发现人的野蛮和残忍行为都与良心、良知或道德有关。良心使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势不两立。罗马教会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中就一直用火刑对付异教徒,用消灭肉体的方式消灭不同的信仰。良心使人充当雇佣杀手,谁给钱,良心就对得起谁,就像独立战争中的雇佣兵。良心使人站在爱国者的旗帜下,用战争的方式传播文明。

掠夺它国领土, 毁灭异族文化。良心教人复仇。仇杀一直伴随着人类。杀来杀去, 永无休止。尽管人有种种邪恶行为, 我们仍不能说人没有良心。人是有良心的动物, 但良心一直伴随着邪恶, 与邪恶并存。

[参 考 文 献]

- [1] TWAIN, Mark. The Facts Concerning the Recent Carnival of Crime in Connecticut[A] . The Complete Humorous Sketches and Tales of Mark Twain[C] . Ed. Charles Neider, New York: Boubleday & Company, Inc. , 1961.
- [2] TWAIN, Mark. The Man that Corrupted Hadleyburg[A] .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C] . Ed. Charles Neider,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7.
- [3] TWAIN, Mark. Letters From The Earth, Papers of the Adam Family[M]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 [4] TWAIN, Mark.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M]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5.
- [5] TWAIN, Mark. Mark Twain in Eruption[M] . Ed. Bernard DeVoto.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0.

(责任编辑 何坤翁)

Mark TWAIN' s Reflection on Conscience

YANG Jie-z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ujiang University, Jiangjiang 332000 Jiangxi, China)

Biography: YANG Jie-zhi (195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ujia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rpus Linguistics.

Abstract: American writer Mark TWAIN is famous for his humor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 theme behind his humor is often overlooked. “Conscience” is the word that repeatedly appears in the major works of Mark TWAIN. Why did Mark TWAIN repeatedly touch upon the theme? Were they just isolated descriptions? Or had he been seriously contemplating the theme for a long time? Mark TWAIN intended to display conflicts between men and consciences. And it also presents other instances of descriptions of conscience in his writings through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 life so that it becomes clear that Mark TWAIN attempted to associate social injustices, cruelty and wars with deformed consciences while plotting his works.

Key words: conscience; deformed conscience; war